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燦爛時期，無論在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上皆是達於高度成熟的境界，因此宋代文學也以其獨具的時代特點展現出璀璨的成就。宋代特殊的政治背景、社會環境與學術思潮，無不影響宋代文學的發展，使其內容常蘊含議論說理的哲思，和民胞物與的社會關懷情操，而成爲宋代文學的特色。其中以園林爲題材的散文，在宋代成爲大量寫作的文類。

中國古典園林的發展起源甚早，源自於先秦時代的皇家苑囿，初始爲天子祭祀、通神的場所，而後發展出私家園林、寺廟園林、風景園林等類型，並成爲逸遊、休憩的處所。魏晉南北朝，士人追求與自然和諧並融的生活環境，於是發展出以自然山水爲基調的士人園林。自此，士人的生活與文學創作莫不與園林產生密切的關係，出現了許多歌詠園林生活樂趣與景觀的詩文。「園記」的寫作始於唐代，如白居易〈草堂記〉、〈池上篇序〉與李德裕〈平泉莊草木記〉等。到宋代，由於社會經濟發達，對文化藝術的面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建築技術也有長足的發展，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因此宋代的園林發展臻於興盛的高峰期，也促使各種類型的「園記」大量湧現，有歐陽脩〈醉翁亭記〉、曾鞏〈南軒記〉與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等，這些園記不僅記述了園林的景點設計，也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情趣，成爲宋代文學中頗具特色的文類之一。

宋代是中國古典園林發展史上的成熟前期，承繼著唐代追求田園山水之樂的私家園林的發展基礎，園林規模愈趨精巧，景物設計愈趨精緻、恍若天成，奠定了明清兩代園林規劃的基型；故宋代在中國園林發展史上有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宋代園林從中晚唐的山水園林朝向「主題園」發展，園林的設立與園中各個景點的名稱都蘊藏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與造園者的審美旨趣；因宋人有爲園林中的建築物撰寫記文的習慣，撰者不僅只記載營造過程與花費的事功，又往往從園名或建築物的名稱去闡發它所寓寄的深刻意涵，因而以園林爲題材的散文在宋代蔚爲大觀，且成爲有深刻哲理內容的文學類型。

然而有關園亭記散文的研究，至今仍尙付闕如。目前與園林研究有關的論文，多是從建築、造園美學著眼，或是以「園林詩」爲探討主題。因此，園亭記散文的研究，是一個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議題。雖然〈醉翁亭記〉、〈快哉亭記〉與

〈畫舫齋記〉等名篇佳作曾有學者研究過，但研究焦點都是將其視為山水遊記，然而這些「園記」卻與山水遊記有所區別¹，故仍有其研究之價值。因此，本篇論文將從園林的角度去研究宋代園亭記散文，著眼於其表現出的哲理思想與文化特色，以探求宋代文人在園林中的生活情趣與生命情懷。

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園亭記散文的義界

(一) 園亭的定義

中國古人爲了增進與自然山水的融合，利用城郊的天然山水風景作爲建園的基址，或是以人工造景的方式將山水風景縮移摹擬於園內，營造一個有山池林木和建築物的場所，以供遊憩觀覽，即是「園亭」。因此，園亭乃是一個由山、水、植物與建築等四項基本要素所組合成的空間。然而，指稱這樣的空間範圍的名詞卻不僅僅「園亭」一個，彭一剛在《中國古典園林分析》中論述有關「園」的詞彙時說道：

歷史上曾經用來表述園的詞彙之多是相當驚人的，即使撇開庭院和苑、園不談，單就園來講就有園、園林、園庭、園亭、園囿、園池、林泉、山池、別業、山莊、草堂 等十餘種。這些不同的名稱雖然可以反映出造園手段上的某些差異，例如有的以花木構成主要景觀；有的以山景為主；有的以水景為主，但在多數情況下都不外綜合運用建築、花木、水、山、石等四大要素來組景造景，所以用一個「園」字便可以概括其餘。²

因此，「園」乃是對於運用建築、花木、山、水、石等四大要素來組景造景的休閒空間的泛稱，「園亭」、「園池」、「別業」等乃是依據園的景觀特質、規模、建築地點和性質等因素所產生的別稱，但實爲異名同物。

今日學界通常使用「庭園」或「園林」二詞來稱呼，但兩者本有定義上之差

¹ 見第二節第四小節「園亭記散文與山水遊記、山水記的異同」。

² 彭一剛：《中國古典園林分析》，博遠出版，1989年4月初版，頁20-21。

別³。其中「園林」一詞的使用更為普遍，概因明代造園專家計成於《園冶》中多使用「園林」一詞，後世學者遂沿用之。

北宋對於結合山、水、花木與建築，並具有閒賞、休憩、宴飲功能的組合空間，也不僅以固定的詞彙稱之。歐陽脩〈真州東園記〉、王安石〈揚州新園亭記〉、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蘇轍〈洛陽李氏園池詩記〉，就分別以「園」、「園亭」、「園池」指稱，而北宋李薦《洛陽名園記》中，亦有「園池」、「園宅」、「宅園」、「園亭」、「園圃」⁴等稱呼。故可知在北宋時期，沒有固定的詞彙來指稱這樣的空間範圍，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創作也沒有其專屬的名稱統攝。

本論文不使用「園林」和「庭園」二常用詞，而採用「園亭」一詞來統攝為園中的建築所寫作的記體散文，乃是因為「亭」字強調出園林設計中的建築物，可聚焦出本論文研究的對象。園林中所包含的建築：園、亭、臺、樓、閣、堂、軒等，除了是文人遊園觀賞時的憑藉或宴會娛樂時的場所，亦是文人平日之居處；而其中「亭、臺、樓、閣、軒」等園林建築皆是聳立於地表之人造建築物，文人遊覽之際，往往憑高遠眺，興起獨特的個人感觸與生命情懷，而此亦是本論文研究之重點之一。故以「園、亭、臺、樓、閣、堂、軒」等園亭建築為題材寫作的記體散文，即為本論文欲討論的對象。因此本論文是以「園亭」一詞來範圍出園林中的建築物為研究之焦點；而以「園林」一詞來指稱結合了山、水、花木與建築的組合空間。

（二） 記體的定義

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特點和風格，會影響文學思想、內容的表達，因此作家寫作時會依其需要選擇適當的文體創作。

《文心雕龍 定勢》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銘箴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⁵

³ 例如樂嘉藻《中國建築史》（華世，1977年）以庭園為城內之別院，園林在城外，頁10-13。黃長美《中國庭園與文人思想》（明文，1988年4月3版）以庭園為小型園林，頁51。

⁴ 其例繁多，每一詞彙皆舉一例為示。園池：富鄭公園「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園宅：苗圃「河南園宅又號最佳」、宅園：環溪「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園亭：呂文穆園「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園亭喜得之」、園圃：李氏仁豐園「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者，甘露院東李氏園」。

⁵ 劉勰著：《文心雕龍釋譯》，陸侃如、牟世金譯注，齊魯書社，1996年11月初版2刷，頁394。

即是在說明各種文體有其獨特的風格，因此文章「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原理。

歷來文人、學者亦強調文體的重要性⁶。明人吳訥於《文章辨體·凡例》首條即標示「文辭以體例為先」，徐師曾《文體明辨·序》中亦強調文章體裁之重要⁷。因為文體對文章的內容、風格、題材具有制約性的影響，故寫作文章須依所需慎選體制。

「記」是文體類別之一，以散文的形式表現，常被歸入「雜文」或「雜記體」，因其體類龐雜、不易歸屬，故另統攝於一類。薛鳳昌《文體論》云：

雜記一體，所包甚廣。凡濬渠築塘，以及祠宇亭臺，登山涉水，遊讌觴詠，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考訂，宦情隱德，遺聞軼之敘述，皆記也。或施之刻石，則近於碑記；或侈為考據，又近於序跋；雖綜名為記，其體不一，是誠雜也。⁸

即已說明「記」體類文學所含蓋的性質、內容甚為龐雜。

雖然「記」的性質混雜，內容所含蓋的範圍也甚為廣泛；但「記」體之內涵與其表現特徵是以「敘事」為主，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即引用前人之語說明：

- (1)《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
- (2)西山亦曰：「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
- (3)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

⁶ 倪正父：「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金石例》：「學力既到，體制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制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覆難應，關鎖血脈，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人。」引自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長安，1978年初版，頁14。

⁷ 徐師曾以宮室之制度和器皿之法式喻文章體裁之重要：「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為堂必敞，為室必奧，為臺必四方而高，為樓必狹而修曲，為宮必圓，為筐必方，為簠必外方而內圓，為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富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為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參閱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太平書局，1965年，頁77。

⁸ 薛鳳昌：《文體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3月2版，頁89。

並考證曰：

記之名，始於 戴記、學記 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 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 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

又說：

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 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⁹

說明了「記」體應以敘事為主，有備不忘之意；若專尚議論，只要文字有益於教化，則無害於體之變。「記」體的演變顯現出文體隨應時代的需要而發展。

徐師曾《文體明辨》對「記」體的變化，亦有詳細的說明：

厥後揚雄作 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於此矣。然觀 燕喜亭記 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寔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夕之故哉？¹⁰

由此可知，「記」體散文的起源雖早，但魏晉以前還很少見，唐代以後始盛。且「記」體散文應以敘事為主，雜以議論為其變體；與吳訥的見解相近。

故所謂記體文學，乃是指以敘事為主，或雜以議論之文章；其描寫對象廣泛，包含了營建、遊覽、宴飲、軼聞之記載，也涉及金石書畫古器物之考訂。

⁹ 以上均引自吳訥：《文章辨體序說》，頁 41-42。

¹⁰ 同註 7，頁 145。

文體的種類和體裁是文人根據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逐漸創造、發展而成。隨著文學的發展，文學的寫作型態與體制也愈增繁眾，文體的發展便會產生互相滲透、流變和演化的過程，使得後人在分類時易產生混淆的情況，「記」即有此特徵。雖然記體的性質和含蓋的範圍龐雜，但文人寫作選擇某一文體，必因其有適合傳達某思想、內容或實用價值之便利性，故亦不可抹滅文體分類之價值。

（三）園亭記散文的範圍

「記」乃是以敘事為主的文體，正如吳訥所言有記營建者；自唐以後，修建園林或亭臺樓閣等建築物，常撰寫記文，以記敘建造修葺的過程、歷史的沿革、花費之時日與工資等；而宋代以後，隨著園林的興盛，這類文章更是蓬勃發展。然而它們並非都僅單純的記述營造過程，或抒發懷抱，或闡發議論，或狀寫景物，也因而增加其文學價值。

中國古典園林主要可分為四類：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寺廟園林與公共園林。皇家園林是帝王個人和皇室所私有的，通常規模較大，景觀設計亦較富麗豪華。私家園林則是王侯貴族或民間的官吏、文人、地主、富商所私有，建於郊外山林風景地區的私家園林規模較大，稱為「山莊」、「園墅」、「別業」等，可供園主人避暑、休養或短期居住。而建置在城鎮、依附於居家住宅的私家園林，多為「宅園」，其規模不大，乃是將園林的造景設計帶入自宅中，作為園主人日常休憩、遊賞、宴會、讀書的場所。

寺廟園林與公共園林有相近之處，皆是依賴天然景貌建構而成，將人工與自然結合起來，形成可供休憩、遊賞的場所。由於寺廟常建立在遠離塵囂的山林之中以求清靜，有自然的景色風光，文人雅士亦喜愛至寺廟閒賞遊覽，於是逐漸園林化，形成可供逸遊的寺廟園林。公共園林本具有天然景觀，逐漸被開發建設成有大量著名的遊覽點，成為帶有公共性質的遊憩場所，亦往往成為寺廟園林的外圍環境¹¹。

此外，公共園林亦包含了在官署之側所造設的園林，宋代稱之為「郡圃」或「縣圃」。郡圃乃是宋代地方政府在山水優美處所建造的大型公園，以供民眾遊樂，或建造可供官吏住宿休憩的住所。韓琦〈定州眾春園記〉曾提到：「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置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¹²即點出了郡圃存在的必要性。宋代的郡圃是承繼唐代郡齋而發展的，其存在的必要性

¹¹ 參閱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1刷，頁2。

¹² 《安陽集》卷21；《全宋文》第20冊，卷854。

和原因，侯迺慧先生於《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中提出了五點：其一，可作為官員對地方士紳相互應酬、協調地方事務的處所。其二，是官員紓解辦公壓力和餘暇休閒之處。其三，是地方百姓洽公時休息、等候的空間。其四，提供地方百姓平時遊玩休閒的空間。其五，受官員居家環境美化以及一般住家園林化風氣的影響。¹³所以，公共園林亦涵蓋了在官署之側，或地方政府所建造的園林。

隨著北宋佛道盛行與園林的興盛，私家園林、寺廟園林與公共園林也蓬勃發展，因此為園林或其建物寫作的記體散文亦不少。在這四類園林中，以私家園林、公共園林與文士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較能呈現文人士子的生命情懷與生活情趣。因此，本論文主要以為私家園林和公共園林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作為研究的範圍。上文已提及「園亭」有強調園林中的建築物之意，因此凡以園、亭、臺、樓、閣、堂、軒等題材為寫作對象，並以「記」名篇的文章，即為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四） 園亭記散文與山水記、山水遊記的異同

園林是利用天然的山水景觀發展而成，或是將自然景觀模擬縮移至一個特定的空間內，因此園林可視為自然山水景觀的再造與再現。擁有山水美景的園林，又具有休憩、遊覽之功用，故其園亭記散文亦常敘寫園林的美景與遊賞園林的樂趣，因而常被視為山水記與山水遊記，如歐陽脩〈醉翁亭記〉、蘇軾〈超然臺記〉等。然而，其三者之間卻有區別，試析如下。

山水記與山水遊記同屬於山水文學的範疇。何謂「山水文學」？林文月先生從「山水詩」來解釋「山水文學」的特色：

所謂「山水詩」，應是指「模山範水」(文心雕龍物色篇)類的詩而言，為取材於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乃至草木花卉鳥獸者。換言之，它的內容宜包括大自然的一切現象。¹⁴

章尙正先生也認為：

中國山水文學以山水自然風物為主要審美與表現對象。¹⁵

¹³ 參閱侯迺慧：《唐宋時期的公園文化》，東大圖書，1997年9月初版，頁139-145。

¹⁴ 參閱林文月：《山水與古典》，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3月3版，頁23-24。

¹⁵ 參閱章尙正：《中國山水文學研究》，學林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1。

這些說法從山水文學的表現對象為大自然的一切景觀，來說明山水文學的特色和表現內容。而蔡振璋先生則進一步的闡發，認為山水文學應歸屬於遊記文學的大範圍裡，因此作者必須有親身遊境的經驗。

山水文學要求的是刻畫的真實，作家必須身歷其境 換言之，山水文學即是立於「真人」、「實事」和「現景」的基礎上所從事的寫作活動。¹⁶

所以，山水文學有了兩層意涵：第一層意涵是，作品須以大自然景觀為表現的對象；第二層則是作品的表現對象不僅是大自然中的一切風物，且必須是作者親身遊歷、感受後所寫作的。根據這兩層意涵，即可知山水記乃是屬於第一層意涵，它僅描繪了優美的山川景色，但並非作者親身遊歷。而山水遊記則是屬於第二層意涵，它是作者親自經歷的記敘，以作者的遊踪為線索，描寫所看到的山川勝景和自然風物，並抒寫了對大自然風光之美的感受。

園亭記散文則是古人在修築亭臺樓閣觀等建築物時，或觀覽這類風景名勝時所撰寫的，以記敘建造修葺的過程，歷史的沿革，或是發揮議論，敘寫作者個人的感慨與懷抱等。

「山水」一般意指大自然的一切景觀，然而陳素貞先生卻認為「山水」有狹義與廣義兩種意涵：

「山水」實應包含兩義：狹義的山水，指的是山川日月自然景象，亦即「自然地理」；廣義的山水，則包括一切人文現象，如各種建築、史蹟名勝、風土傳聞等的「人文地理」。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綜合景象，便是宋代山水遊記的範圍。¹⁷

張瑞興先生也認為「山水」的義界是：

「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的自然景物，並廣義的含括了「樓、閣、亭、臺、寺觀、殿塔、材落、棧道、

¹⁶ 參閱蔡振璋：《柳宗元山水文學研究》，1984年，頁5-6。

¹⁷ 參閱陳素貞：《宋代山水遊記研究》，1985年，頁7。

渡口」等等的人文景物。¹⁸

因此，從廣義的「山水」而言，園亭記散文也被納入了山水文學的範疇之中，與山水記、山水遊記產生了關聯。又由於園林是建造在天然的山水風景地區，或是在自家宅院仿造山水景觀，故園林本身就具有山水景觀之特色。因而當園亭記散文出現了描寫園林的山水景色的內容時，就易被視為是山水記或山水遊記了。由此可知，園亭記散文實可視為在北宋時期蔚為大觀的山水文學之特有支脈，然而其對山水景物的審美情趣卻異於山水遊記和山水記，此將於下文說明。

雖然園亭記散文與山水記、山水遊記有共通之處，均可能出現描繪山川風物的寫景內容，或是作者將個人情感寄託在山水之中，藉以抒懷、議論，使其在內容與寫作手法上均有雷同之處，而不易區分。然而三者之間仍有明顯的區別：其一，園亭記散文多會刻於金石之上，而山水記與山水遊記則僅記事而不刻石。¹⁹其二，山水遊記必須是作者親身遊歷之後的創作，而園亭記散文卻可藉由資料來撰寫²⁰，如歐陽脩〈真州東園記〉、〈陳氏榮鄉亭記〉、〈相州畫錦堂記〉與蘇軾〈眉州遠景樓記〉，作者本身均未親歷其境，或藉圖神遊，或由請託人口述景點特色而撰寫成的。其三，在寫作手法上，山水遊記須以作者之遊踪為線索，採「移步換形」的動態敘寫方式，描繪出遊覽所見之山光水色；而園亭記散文卻多採「定點式」的靜態描繪，勾勒出登覽亭臺所見之周圍景物。其四，園亭記散文雖然屬於山水文學之一環，然而其對山水景物的審美態度卻與山水遊記、山水記有所不同。山水遊記和山水記所著重的是山水的自然野趣、渾然天成之美；而園亭記散文所描繪的山光水色卻是文人雅士於園林之中匠心獨運的再造之美，所強調的是一種人工建築與自然景物「恍若天成」的和諧相襯，進而追求在這人造園地中達到與大自然圓融無礙的境界。這四點區別，即是園亭記散文與山水記、山水遊記最大之不同。

¹⁸ 參閱張瑞興：《北宋山水小品文研究》，2001年，頁11-12。

¹⁹ 林紓《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月初版1刷）：「所謂全用碑文體者，則祠廟廳壁亭臺之類；記事而不刻石，則山水遊記之類。」又「亭臺之記，傷今悼古，或歸美主人之仁賢，務出以高情遠韻，勿走塵俗一路，始足傳之金石。」頁70。褚斌杰亦云臺閣之記一般是刻石的，參閱《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4刷，頁364。

²⁰ 「遊記是作者本人記遊之作，臺閣名勝記卻可間接攝取資料而寫」。參閱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365。臺閣名勝記即指記園亭記散文。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北宋文人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為研究對象，擬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輯的《全宋文》為最核心的研究文本，並輔以其他北宋文人的文集，以搜羅遺漏的園亭記散文作為研究對象。所要探討的時間範圍限定在北宋，乃是因為園林發展至宋代已達到成熟階段，而北宋擁有完整的政治版圖，較易從中一窺園林發展的全貌，與南、北地方園林互相影響的情形，故以北宋為研究時代的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首先使用「歷史研究法」，將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作進一步的探索。其次，探求在北宋之前中國園林發展的歷程，以了解在歷史與文化的進展中，園林的發展有何時代性的意義，與造園藝術的創新和進步，對北宋園林的發展有何重要性的影響。進而再利用歷史典籍窺曉北宋時期的大環境，藉此了解影響園林發展的可能因素，及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蓬勃發展的時空背景。接著再深入探討記園亭記散文的特色與主題，探求作品中所透露的哲理、生命情懷，以呈現北宋園亭記豐富的內涵與文學價值。由於園林是士人們的理想世界的寄託，因此欲藉由園亭記散文來窺見北宋士人在園林中欲追求的理想境界。北宋士人「以小見大」的園林觀，促使他們在有限的園林空間內，卻能有暢遊自然的感受，進而產生了登覽園亭這種異於平常旅遊觀的另類旅遊型態。因此欲藉由園亭記散文來探求北宋士人在這樣的旅遊型態中，能否獲得異於一般旅遊的特殊收穫。

文人以園林作為撰文取材的方向，除了記敘園亭營造過程、歷史沿革外，文人在登高覽勝之餘，或繪寫遠眺所見之風物景色，或將內在感受寄託於景致之中，抒發個人懷抱與情感；亦或藉由園林建築物的題名，闡發議論，藉此呈現自我的人格情操與對生命的期許，在在賦予了園林文學更深廣的意涵。因此本論文在研究範疇的選擇上，以文題中出現「園、亭、臺、樓、閣、堂、軒」等園林建築物，並以「記」名篇的散文為研究之對象，以探求其中所蘊含的深意。

研究的路徑，先確立園亭記散文的定義，釐清其與山水記和山水遊記的區別，再論及歷代園林的發展概況，及北宋時期園林發展的大略情形，與北宋士人在園林中的生活。接著探討北宋園亭記散文的發展概況，從園亭記的撰寫背景與動機，去了解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蔚為興盛的原因。進而，以在園亭記散文作品上有豐碩成果的歐陽脩等四人，去探究其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藉此勾勒出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的發展概況。最後，以園亭記散文為分析核心，導入主題，

探討北園亭記的主題意境、北宋士人在園林中所追求的境界，及北宋士人的旅遊觀和生命省察。全文共分七章。